

## 篆刻作品



越是艰苦越要奋斗奉献,越要创造价值。  
杨文军作

## 文学作品集 《奋进者之歌》出版发行

**本报讯** 近日,由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《奋进者之歌》一书正式出版。该书是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的“牢记嘱托,再立新功、再创佳绩,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”文学创作大赛获奖作品集,包含33篇报告文学、37篇散文和30篇诗歌。

《奋进者之歌》作品集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,讴歌了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石化员工牢记嘱托、再立新功、再创佳绩的奋进精神,为打造具有强大战略支撑力、强大民生保障力、强大精神感召力的中国石化注入了精神动力。

(丛松彪 贾杰杰)

## 石化漫忆

### 父母爱情

唐喜梅

我父母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,没有海誓山盟,却是细水长流、淡而有味的幸福。

起初,父亲在长庆油田工作,母亲独自在陕西老家带着我和弟弟,两人聚少离多。20世纪80年代,父亲跟随单位来到了胜利油田工作,便把我们一家人接到山东。母亲随着父亲来到油田,本以为即将开启美好的新生活,可没想到那时的胜利油田是一片贫瘠的盐碱滩,荒无人烟、风沙肆虐。

坐在单位分的一间破旧的木板房里,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一口木箱,母亲难免有些失落。不善言辞的父亲手足无措,只是嘟囔着:“慢慢会好的,会好的……”

既来之则安之。母亲很快便和父亲一起投入到了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之中。那年月,油田一线缺粮少油。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油田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垦荒地,试种水稻。原本没干过重体力活儿的母亲一头扎进田间地头,与蚊子、蚂蟥相伴,与盐碱地抗争,过着“早上三点半,地头两顿饭,晚上看不见”的艰苦生活。父亲则跟着运输单位转战各处,常常不在家。父亲心疼母亲,只要在家,不管家务活儿多累,他几乎全包。那段日子很苦,但父母相依为命、互相扶持,为家和孩子都拼尽了全力。

渐渐地,原本空荡荡的家在父母的辛勤经营下添置了不少家当。1989年父亲托老乡弄到一张电视票,一步到位购置了一台18寸“大彩电”,这在邻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要知道,那时能买一台12或14寸黑白电视的人都不多见。那天晚上,父亲把彩电放到院子里,邻居们都挤到我家来看“大彩电”。邻居夸母亲福气好,母亲喜不自禁地嗔怪道:“这么贵!我让他别买,他偏不听呀!”父亲则看着母亲傻笑不语。日子就在平凡的幸福中悄然逝去,我和弟弟则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。

父母为油田的建设奉献了青春韶华,也将根深深扎在了这片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。退休后,活泼健谈的母亲生活得多姿多彩:要么与老姐妹逛街买菜,要么去老年合唱团练歌参加演出,忙得不亦乐乎!而父亲一向不爱说话,记得1996年,我刚上大学时,每次打电话回家父亲永远都是三句话:钱够吗?注意安全!我和你妈都挺好,不用挂念!那时我也同母亲一样抱怨笑话父亲的木讷。可退休后的父亲却“性情大变”,变得任性絮叨了。每逢我回家,他总是向我控诉母亲怎么贪玩不干活儿,家里的活儿全都吩咐给他做,俨然一个受了委屈的小朋友。而母亲也不示弱地告着状,述说父亲的种种不是。两人一言一语地斗着嘴,嘴拙的父亲常常被母亲呛得无语,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。那时母亲总爱说:“嫁给这个倔老头子真倒霉,没享什么福,倒生了不少气。他要么闷不吭声,要么一说话就吃了枪药似的噎死个人。”刚退休的那几年,父母就是这样在斗嘴生气又和好的反复循环中度过的。

今年是父母携手走过的第50年,岁月偷走了父母的青丝和红润的容颜,却馈赠给他们一生相濡以沫的平凡幸福。如今老两口住着老宅,一日三餐,携手走过一年四季。我想这就是父母的爱情吧:没有甜言蜜语,只是淡而有味;没有轰轰烈烈,只有细水长流;没有大富大贵,只要患难与共!

(作者来自胜利石油工程)

### 常换芳

瓦蓝的天、洁白的云、蓝色的湖、绿色的芦苇、翩跹起舞的燕子,像极了白朴词里的境界:青山绿水,白草红叶黄花。多姿多彩,又不乏热闹。

博斯腾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天山南麓,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。湖区周围生长着大片的芦苇和红柳。春天,成群的白鹭在这里栖息,“落霞与白鹭齐飞”是这里的写照。

在图片里欣赏过博斯腾湖的美,但和同事从河南南阳乘飞机转汽车,辗转三千多公里到达焉耆回族自治县,再乘车赶往博斯腾湖畔时,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艳到了。

去往井场的柏油小路两边是成片的芦苇,一簇簇、一丛丛,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,争相“挤”入眼帘,给单调的戈壁涂抹上了亮眼的绿。路边的红柳也不示弱,圆蓬蓬,开满一树紫红色的花与芦苇媲美。红柳的花朵像纤细的枝条,一枝枝聚拢在一起,多了一分特别的妩媚。

河南油田新疆采油厂白鹭号计量站就处在这美景的包围之中,紧邻博斯腾湖。刚到小站门口,就看到一副醒目的对联:落霞与白鹭齐飞 湖水同油井相映。

20世纪90年代末,河南油田开始在博斯腾湖畔开采石油。从那时起,一批批河南油田职工先后来到这里,一边采油,一边守护博斯腾湖。采油工刘恩昌就是其中一位。

我们到达小站门口的时候,刘恩昌正在小站门口的道路上打扫。随行的司机师傅大喊了一声“刘恩昌”!他听到后,立即快步小跑到门口,边开门边笑着打招呼:“欢迎你们。”

陆续在新疆工作过十多年,刘恩昌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高原红印迹,嘴角上翘着,脸上始终带着笑容。个子不高,一米六八,敦敦实实,走起路来脚下生风。

“现在我一个人承包了这个小站,活儿多,不敢慢下来。”刘恩昌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给我们介绍。



### 散文

邹元辉

转眼间,在镇海炼化这块充满勃勃生机和希望的土地上,我已从一名无知、忧伤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为人夫、为人父的快乐中年。参加工作后不久,受公司文化熏陶,从来不读文学作品的我竟然爱上了阅读。

每天下班后,静心捧起一本书,慢慢品味名匠大师的精致美文,徜徉在书中的多维世界里,沉浸在绚丽多姿的缤纷天地间,让自己穿越时空隧道,同那些中外古今的哲人智者倾心交流。

从2002年起,怀着一颗憧憬的心,我把读书感想和冲动孕成的文章,投给各种报纸杂志,没想到一篇篇拙作变成了一缕缕油墨芳香。

上小学时,令我最煎熬的事情是每次考试结束后发试卷。试卷从来没有得过满分,虽然也是两位数,可往往和其他同学的两位数还要相差两位数。三年级时,我效仿鲁迅在课桌上刻下“勤”字。教语文的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第一次和颜悦色地问我:“你想勤谁?”

我被问得莫名其妙。看我一脸懵的模样,班主任耐心问道:“你是不是在桌上刻了勤字?”

“嗯。”我声如蚊蚋地应道。

班主任一脸严肃地警告:“学校课桌是公物,不允许乱刻乱画!”

过了一会儿,班主任脸色缓了下来:“记住,勤比勤要多两笔,回去吧!”

勤字闹出的乌龙虽然让我的学习成绩没什么变化,但我的人缘越发好了。班里无论是扫地、倒垃圾,还是擦黑板、擦玻璃,我总是第一个冲在前,以至于次年选举班干部时,我居然获得了3票,成功当选劳动委员。

从那时起,劳动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就像一颗经雨露和阳光后的良种,开始遒劲有力地在

# 博斯腾湖畔守井人



鸟瞰博斯腾湖。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

刘恩昌在擦拭井口。

石正文 摄

量压力,量完压力看产量,一刻也不闲着。

今年6月,小站开展标准化建设,他独自承担了给井口管线刷漆的任务。被刷上灰色油漆的井口管线在阳光照耀下,反射着亮晶晶的光芒,像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“一个人干这么多不累吗?”我问。

“不累,油井靠我管理,我靠油井生存,干这些是应该的。”刘恩昌回答时语调不铿锵,却充满力量。

这些油井,被他当成宝贝一样细心呵护。8口井的原始资料,他详细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。每口井开采的层位、井深、抽油泵的型号、管杆偏磨的位置等等,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。哪口井有什么问题,他都能第一时间判断出来。

小站油井管杆容易偏磨,他建议给油井安装防偏磨装置,并喷涂上箭头与数字刻度,不但使装置变得美观,还能精确发现箭头与数字刻度位置的变化,准确判断防偏磨装置的运行情况,提高油井的生产率。

在他的精心管理下,小站8口油井每年平均生产原油4000多吨,占河南油田宝浪油区产量的四分之一还多。

“只要用心,油井不会不出力的。”刘恩昌自豪地说。

刘恩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环境,不让一滴污水、一片垃圾进入

博斯腾湖。每天一忙完生产,刘恩昌就拿着棉纱擦拭井口。井口灰色的管线被他擦得亮晶晶的,能照出人影,但他依旧每天擦拭。去年夏天,一个同事去小站看望他,看到一尘不染的井口房,感慨:“这简直比我的办公室都干净。”

我们去小站采访那天,他正拿着铁锹,寻找站内“遗漏”的垃圾。在戈壁石的缝隙里,他发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铁屑,立即捡拾起来,放进专用垃圾桶。甚至连骆驼刺,他都不让在小站生长。

站在小站内,放眼望去,除了戈壁石,没有一棵骆驼刺,也没有一片垃圾,干净整洁,就如同一个温馨的农家小院,却又比小院多了几分宁静。

“这里长年就你一个人驻守,会不会感到寂寞?”我好奇地询问。

“我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,充实得很,没有时间寂寞。春天有白鹭做伴,夏天有芦苇、红柳做伴,看到这些,我最开心。”刘恩昌的回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,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执着和笃定。

送走我们,他返回小站继续忙碌。看着他穿着红工衣、一路小跑的身影,我忽然觉得,他就像一株不夺目却也娇艳的红柳,用自己的芳华诠释着石油人的初心。

(作者来自河南油田)

### 诗歌

石文宁

他清楚地记得  
第一次走进工厂大门  
激动得忘记了心跳  
第一次戴上帆布工作手套  
就握住了一辈子的责任

多少年  
他巡检着春夏秋冬  
操作着“阴晴圆缺”  
洁白方正的作业票上  
记录着一个个  
吸收、净化、合成、萃取的日子

就在昨天  
他最后一次在交班记录本上  
签上名字  
在他渐行渐远的脚步中  
我们这些后来人  
读懂了一名石化工人  
行走几十年的初心

(作者来自南化公司)

## 改变

我心中扎下了根。

升入初中后,我的日子越来越难挨。更重要的是,语文课已让我叫苦不迭,又新增了英语,分不清元音和辅音的我,每节英语课都是晕头转向。

从2002年起,怀着一颗憧憬的心,我把读书感想和冲动孕成的文章,投给各种报纸杂志,没想到一篇篇拙作变成了一缕缕油墨芳香。

上小学时,令我最煎熬的事情是每次考试结束后发试卷。试卷从来没有得过满分,虽然也是两位数,可往往和其他同学的两位数还要相差两位数。三年级时,我效仿鲁迅在课桌上刻下“勤”字。教语文的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第一次和颜悦色地问我:“你想勤谁?”

我被问得莫名其妙。看我一脸懵的模样,班主任耐心问道:“你是不是在桌上刻了勤字?”

“嗯。”我声如蚊蚋地应道。

班主任一脸严肃地警告:“学校课桌是公物,不允许乱刻乱画!”

过了一会儿,班主任脸色缓了下来:“记住,勤比勤要多两笔,回去吧!”

勤字闹出的乌龙虽然让我的学习成绩没什么变化,但我的人缘越发好了。班里无论是扫地、倒垃圾,还是擦黑板、擦玻璃,我总是第一个冲在前,以至于次年选举班干部时,我居然获得了3票,成功当选劳动委员。

从那时起,劳动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就像一颗经雨露和阳光后的良种,开始遒劲有力地在

1983年的中国石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我为自己能进入这一现代化工厂工作而感到庆幸和自豪。这种自豪驱散了那压抑心头已久的自卑,一扫之前的萎靡不振。

也在那个时候,我知道了这所办学七年的母校,已为镇海石化培养了上千名的生产操作技术能手,其中不少师哥、师姐还通过自己的努力,走上了管理岗位。我重新燃起了面对灿烂人生的勇气和渴望。

入职3年后,我加入了公司新成立的文学协会。协会会长很重视文学创作,他并不介意我是车间操作工的身份,相反,因为我热爱写作,还安排我参加了2006年中国石化作协文学培训班。在那一年,我在中国石化这个大家庭中,结识了来自各地石化企业的文友。2011年后,我又在中国石化作协的推荐下,成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研修班学员。我这个仅有初中技校学历的业余作者还被评为宁波市文艺名家。

熟悉我的好友说,是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我想这样的定论不无道理,甚至与当年在课桌上刻“勤”鞭策自己一生有关。我除了大年三十给自己放假外,余下日子里始终坚持写作。因坐姿不对长时间伏案码字,我的腰背曾一度疼痛得无法坐立,只能卧床一手举着笔记本,一手敲打键盘。这种近似于苦行僧式的连家人都觉得匪夷所思。可这样的定论并不全面,我认为更多的是受企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一个人的秉性与成长过程,取决于所在的环境,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。回想读技校以来的38年人生,中国石化以“爱我中华、振兴石化”的企业精神和“家国情怀、精细严谨、求真务实”的石化传统陶冶了我的性情,让我始终把身心寄托于广袤的石化文学世界里。

(作者来自镇海炼化)

## 石化人生

石文宁

他清楚地记得  
第一次走进工厂大门  
激动得忘记了心跳  
第一次戴上帆布工作手套  
就握住了一辈子的责任

多少年  
他巡检着春夏秋冬  
操作着“阴晴圆缺”  
洁白方正的作业票上  
记录着一个个  
吸收、净化、合成、萃取的日子

就在昨天  
他最后一次在交班记录本上  
签上名字  
在他渐行渐远的脚步中  
我们这些后来人  
读懂了一名石化工人  
行走几十年的初心

(作者来自南化公司)

(作者来自胜利石油工程)